

狄德罗哲学选集

商务印书馆

狄德罗哲学选集

江天骥 陈修斋 王太庆译

商务印书馆

1979年·北京

本书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组织翻译的。其中“哲学思想录”、“哲学思想录增补”、“对自然的解释”等篇是陈修斋翻译，王太庆校阅的；“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达朗贝和狄德罗的谈话”、“达朗贝的梦”、“谈话的继续”等篇是王太庆翻译，江天骥校阅的；“拉摩的侄儿”是江天骥翻译，陈修斋校阅的。翻译时根据的是阿赛札 (J. Assézat) 所编的“狄德罗全集”(Oeuvres Complètes de Diderot) 巴黎伽尔尼耶兄弟出版社 (Garnier Frères, Libraires-Editeurs) 1875 年版第一、二、五卷，也曾参考了 Jean Varloot: Diderot—textes choisis; J. S. & J. Kemp: Diderot, Interpreter of Nature; 以及“拉摩的侄儿”的法文单行本和歌德所译该书的德文译本等。

本书原系三联书店出版，自 1959 年
9 月起，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狄德罗哲学选集

〔法〕狄 德 罗 著

江天骥 陈修斋 王太庆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0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1/32

9 % 印张 211 千字

1959 年 10 月新 1 版

1979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

统一书号：2017·45

定价：0.90 元

目 次

哲学思想錄.....	1
哲学思想錄增补.....	35
对自然的解釋.....	51
关于物質和运动的哲学原理.....	111
达朗貝和狄德罗的談話.....	118
达朗貝的夢.....	134
談話的繼續.....	190
拉摩的侄兒.....	199

哲学思想錄

(1746)

誰讀这个？

——柏尔修諷刺詩第一首第二行

我寫到上帝；我不打算有多少讀者，而只切望有几个人贊成。如果这些“思想”使任何人都不喜欢，它們就只能是坏的；可是如果它們使所有的人都喜欢，我就認為它們是可憎的了。

—

人們無窮無盡地痛斥情感；人們把人的一切痛苦都归罪于情感，而忘記了情感也是他的一切快乐的源泉。因此，情感就其本身性質說，是一种既不能說得太好也不能說得太坏的因素。但使我感到不平的是人們总是从坏的方面來看情感。如果有人說了一句話对理性的敌人有利，人們就以为伤害了理性了；可是只有情感，而且只有大的情感，才能使灵魂达到偉大的成就。如果沒有情感，則無論道德文章就都不足觀了，美術就回到幼稚狀態，道德也就式微了。

二

情感淡泊使人平庸。如果当問題在于保衛祖國的時候，我去試讀結束，需要全本PDF請購買 www.ertongbook.com

抵抗敵人，我就只是一個通常的公民。如果一位朋友的死亡使我眼看著自己的死亡，我的友誼就只是一種瞻前顧後的友誼。生命對我如果比情婦更寶貴，我就只是一個和別人一樣的情人。

三

情感衰退使杰出的人失色。一勉強就消滅了自然的偉大和力量。你看這棵樹；多靠它的枝葉茂密，你才得到它的清涼寬廣的濃蔭；你可以一直享受到冬天來到，雕盡它的綠葉。當迷信完成了使氣質衰老的工作時，詩歌、繪畫、音樂中就再沒有出色之處了。

四

會有人對我說，那麼有強烈的情感倒是一種幸福了。是的，如果一切情感都和諧一致，當然是這樣的。要在它們之間建立起一種允當的和諧，而又不要顧慮凌亂。如果希望為恐懼所制約，好體面為愛生命所制約，貪圖快樂為關心健康所制約，你就既看不到放蕩的人，也看不到冒失鬼，也看不到懦夫了。

五

有意摧殘情感，是絕頂的蠢事。一個像瘋子一樣折磨自己的虔信者，打算什麼也不想望，什麼也不愛，什麼也不感受，如果真做到這樣的話，結果將變成一個真正的怪物完事，這才是好打算！

六

一種品質，在一個人身上成為我尊重的對象，能不能在另一個

人身上成為我輕視的對象呢？當然不能。不以我的一時之見為轉移的真理，應該是我的判斷的準則；我決不會把我在那個人身上當作一種德性景仰的品質看成這個人身上的一種罪惡。我會不會認為，雖則自然與宗教應該一視同仁地管理一切的人，卻只有某些人可以作出完美無疵的行為呢？更加不會；因為他們這種專有的特權是從哪里得來的呢？如果巴柯謨^①和人類斷絕交往而把自己埋在孤獨之中是對的，就不能禁止我模仿他：我一模仿他，就應當算是和他一樣有道德的；我看不出為什麼成百的別人就不能有和我一樣的权利。可是這樣就會出現一種多么奇怪的景象：整個省份的人，因為害怕社會的危險，就散居在森林之中；居民們都為了修成聖者而過着野獸一樣的生活；在各種社會情愛的廢墟上豎起了千百根圓柱；出現了一個柱居人^②的新民族，為宗教而剝奪了自己的自然感情，不再做人而裝成塑像，以便做真正的基督徒。

七

什麼樣的聲音！什麼樣的叫喊！什麼樣的呻吟嘆息啊！是誰把這些痛哭流涕的屍體都關在這些牢獄中的呢？這些不幸的人都犯了什麼罪呢？有一些用石塊捶打着自己的胸部；另外一些用鐵爪子撕裂着自己的身體；大家眼睛里都有着悔恨、痛苦和死亡的神情。是誰罰他們受這些苦的呢？……是他們觸犯了上帝……那麼這上帝是什麼樣的呢？是一位充滿了善心的上帝……一位充滿了善心的上帝竟會歡喜把自己浸在眼淚里！這些恐怖不會傷害他

① 巴柯謨，四世紀初時隱修士清規的創立者。——譯者

② 柱居人即住在圓柱上的人。古時有些隱修士，為了與世隔絕，就獨自住在一根圓柱頂上修行。——譯者

的仁慈嗎？如果有些罪犯必須使一個暴君的狂怒平息，他們還能再多做些什麼呢？

八

有一些人，不應當說他們敬畏上帝，但是很可以說他們是害怕上帝的。

九

就人們為我描繪出的最高實體的形象看來，就他易怒的傾向看來，就他報復的嚴酷看來，就表示他任其復滅與肯加救援的人數比例的某些比較看來，最正直的人是會傾向於願他不存在的。如果人能得到相當的保證在另一個世界裡沒有什麼可怕的，那麼人在這個世界上是會相當平靜的：認為上帝不存在的思想，從不曾使任何人感覺恐怖，但是認為有一個像人們為我描繪的那樣上帝存在的那種思想則大為不然。

十

不應該把上帝想像得太好，也不應該把他想像得太壞。公道存在於過分的仁慈與殘酷之間，有限的受罪也同樣存在於免罪與永恒的受罪之間。

十一

我知道，對那些迷信的陰暗觀念，一般是贊成的多而違從的少；有一些信徒就並不認為要熱愛上帝就必須痛恨自己，要虔信宗教就必須在絕望中過活：他們的虔信是愉快的，他們的智慧是非常有人性的；可是俯伏在同一祭台腳下的人們之間的這種感情上的

差別，是從哪里產生的呢？難道虔誠也遵從這該死的气質的法則嗎？啊！怎麼能否認氣質呢？氣質在一信徒身上的影响只是表現得太明顯了。他照着他的心情，或者看到一個受報復的上帝，或者看到一個慈悲的上帝，或者看到地獄，或者看到敞開的天堂；他或者怕得發抖，或者燃燒着愛；這是一種大冷大熱的冷熱病。

十二

是的，我是主張迷信比無神論對上帝更有害的。普魯泰克說：“我寧願人們認為世界上從來沒有普魯泰克存在過，也不願人們認為普魯泰克是不公正的，易怒的，反復無常的，妒忌的，受報復的，並且是那樣使人不快的。”

十三

只有自然神論者可以和無神論者對抗。迷信者是無能為力的。他的上帝只是一個想像的東西。除了關於物質的困難之外，他還要碰到由他的概念的錯誤而產生的一切困難。對一個萬尼尼來說，一個柯某，一個莎某，將比世界上所有的尼古拉們和巴斯噶們更麻煩一千倍。^①

十四

巴斯噶有正確之處；但是他胆小而且輕信。他是有才華的作

① 萬尼尼(1585—1619)，意大利無神論哲學家，以“無神論罪”於1619年被燒死。此處的柯某和莎某系指英國的自然神論者柯特華茲和莎夫茲伯利。尼古拉(1625或1628—1695)，道德家及神學家，有名的“道德論”的作者。巴斯噶(1623—1662)，有名的法國數學家、物理學家、哲學家，著有為基督教作辯護的“思想錄”。——譯者

家和深刻的理論家，如果不是天意把他交給了那些由于自己的怨毒而牺牲了他的才能的人，他一定可以闡明这个宇宙。如果他能讓当时的神学家們去負責解决他們的爭端；如果他能充分利用他从上帝得來的智能，献身于追求真理，毫無保留并且不怕冒犯上帝，尤其是如果他能拒絕認那些其实不配做他学生的人做老师，那該多好！天才的拉·莫德說拉·丰丹的話，也很可以用在巴斯噶身上：認為亞爾諾，德·沙西和尼古拉比他好些，是相当愚蠢的。

十五

“我告訴你上帝是沒有的；上帝創造世界是一種妄想；世界的永恒性并不比一个心灵的永恒性更不合適；因为我不能設想，运动虽然这样好地具有着守恒的品性，却如何產生出宇宙來，而为了要解除这一困难，就來假設一个我更不能設想的東西的存在，这是可笑的；如果物理世界範圍內所表現出的那些奇事顯得有某种智慧，那么在道德世界範圍內統治着的無秩序就把全部的天意化為烏有了。我告訴你，如果一切都是一个上帝的作品，那么一切就都應該是不可能更好的：因为如果一切不是不可能更好的，那就是上帝無能或有惡意了。那么，我对他的存在不甚明了，也就是最好的了：既是这样，我又要你們这些啓迪幹什么呢？如果也同样証明了整个的惡也不失为一种善的源泉；証明了布利丹尼古斯这个最好的王子死了是好的，而尼隆这个最坏的人統治國家也是好的^①；那么怎么样可以証明不用同样的方法就不可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呢？容

① 布利丹尼古斯是羅馬皇帝格老地的兒子，尼隆是格老地的養子，繼他的位作羅馬皇帝。布利丹尼古斯是被尼隆毒死的。——譯者

許罪惡以便顯示德性的光芒，这样只有一点很不足道的好处，而弊病却是很实在的。”無神論者說，這就是我對你們的反駁；你們將如何回答呢？……“因為我是個大罪人，因為我如果絲毫沒有要畏懼上帝的地方，我就不会打击他的存在。”這話讓誇誇其談的人去說吧；這話可能觸犯真理；禮貌也不容這樣說，並且這話顯得缺乏仁愛。因為一個人犯了不信上帝的錯誤，難道我們就有理由傷害他嗎？只有當缺乏証明的时候，才求援于冒罵。在兩個辯論者中間，要是一百人都打賭說某一個人錯了，那個可能錯了的人也會動怒的。曼尼普^①曾對尤比德說：“你不回答而大發雷霆，那麼你是錯了嗎？”

十六

有一天有人問一個人是否有過真正的無神論者。他回答道：你相信有過真正的基督徒嗎？

十七

全部形而上學的胡扯，都抵不過一個“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論證。要服人，有時只要喚醒身體上或精神上的感覺就行了。有人就會用一根棍子，為庇羅派的人証明他否認自己的存在是錯了。加爾都士^②手里拿着手槍，就可以給霍布士一個同樣的教訓：“不拿錢來就拿命來；這裡只有咱們倆，我比你強，咱們之間不是什麼公道問題。”

① 曼尼普，希臘哲學家，紀元前三世紀時人，犬儒派。——譯者

② 加爾都士，十八世紀時法國著名的盜魁。——譯者

十八

無神論所受到的巨大打击，并不是出于形而上学者之手的。要动摇唯物主义，馬尔布朗士和笛卡兒的那些卓越的沉思，还不如馬尔丕基^①的一个观察适当。如果說唯物主义这一危险的假設在我們今天已經搖搖欲墜，榮譽是應該屬於實驗物理学的。只是在牛頓、穆申勃洛克^②、哈特措克^③和紐文蒂特^④的作品中，人們才找到关于一个具有最高智慧的实体的存在的充足証据。多虧这些偉大人物的工作，世界才不再是一个神，而是一架机器，有它的齒輪、纜索、滑車、彈簧和懸擺。

十九

本体論的那些精細推論，至多只是使人成为怀疑論者；只有对自然的認識，才使人成为真正的自然神論者。單單細菌的發現，就消解了無神論的一个最有力的反駁。不管运动是物質的本性，还是物質的偶然性質，我現在已深信它的結果最后在于發展；一切的观察都向我指明，單單腐爛是不会產生任何有机物的；我可以承認，最卑微的昆虫的機構是和人的機構一样奇异的，我也不怕人們由此推論說分子的一种內部活动既然能產生昆虫，似乎也就產生了人。如果有一位無神論者在二百年前提出一个看法，認為也許有一天会看到一些人完全成形地从地心中冒出來，就像我們看到一群虫子从一塊發臭的肉中孵化出來一样，我倒很想知道一个形而

① 馬尔丕基(1628—1694)，杰出的意大利生物学家和解剖学家。——譯者

② 穆申勃洛克(1692—1761)，荷蘭數學家。——譯者

③ 哈特措克(1656—1725)，荷蘭哲學家 and 光學家。——譯者

④ 紐文蒂特(1654—1718)，荷蘭數學家。——譯者

上學者是如何回答他的。^①

二十

我曾試用經院學派的煩瑣推論去反對一個無神論者，結果是徒然；他甚至就從這些推論的弱點中取得了一個相當有力的反駁理由。他說：“人們已為我把許許多多無用的真理證明得無可爭辯了；但上帝的存在，道德上的善和惡的實在性，靈魂的不死，在我還依舊是問題。怎麼！讓我弄清楚這些題目，比起讓我相信三角形三內角的和等於兩直角來，難道不重要些嗎？”當他以巧妙的雄辯家的神氣讓我一口一口慢慢喝盡了這一杯思想的苦酒時，我又提出一個問題，重掀起這場戰鬥，這個問題在一個正躊躇滿志於最初勝利的人看來，應該顯得很奇怪……我問他，你是一個有思想的东西嗎？……他以一種自滿的神氣回答道：“你難道能懷疑這一點嗎？”……為什麼不能呢？我對那個制服了我的對方覺察到了些什麼呢？……一些聲音和一些運動嗎？……可是哲學家在一個被他剝奪了思想機能的動物身上也同樣看到這些：為什麼我要承認你具有笛卡兒不承認螞蟻具有的那種東西呢？你在外表上做出了一些動作，相當適于哄騙我你有思想；我是被引得相信你實際上在思想的了；但是理性不讓我立刻下判斷。它對我說：“在外表行動和思想之間，毫無本質的聯繫；可能你的對手和他的表一樣沒有思想；是不是應當把人習慣于和它談話的第一個動物當作一個有思想的东西呢？有誰告訴過你所有的人就不是像鸚鵡一樣，在你不知道

① 這裡狄德羅是指勒地關於昆蟲的生殖的實驗，正如前一條中的意思一樣，他在这里是想談由於望遠鏡和顯微鏡這兩種奇異的儀器的發明而獲得的那些發見。——全集編者原注

的時候被教會說話的呢？……”他答复我說：“這個比喻至多只是很巧妙而已；我們不應當根據運動和聲音，而應當根據觀念的連貫，各個命題之間的前後一致，以及各個推論之間的聯繫，來斷定一個東西在思想：如果有一隻鸚鵡對什麼話都能回答，我將毫不动摇地宣布這是一個有思想的東西……可是這個問題和上帝的存在有什麼共同之點呢？難道你一給我指明了我認為最有智能的人也許只是一個自動機械，我就會比較傾向於承認自然中有一個心智嗎？……”我又說：這是我的事，可是你得同意，否認你的同類有思想能力將是發瘋。“當然，可是由此就會得出什麼結論來呢？……”由此可見，如果這個宇宙，我說什麼宇宙！如果一隻蝴蝶的翅膀給予我一個心智的一些跡象，而這些跡象比起你僅僅從你的同類賦有思想能力這一點得到的那些征象來，要明顯一千倍，那麼，否認有一位上帝存在，比起否認你的同類有思想來，也要狂妄一千倍。然而，儘管如此，我還是訴諸你的靈明，你的意識：你有沒有注意到，在任何一个人的推理、活動及行為中，都比一個昆蟲的機構中有更多的心智，條理，靈敏，和一貫性呢？神性印在一個小蟲的眼睛中，不是和思想能力印在偉大的牛頓的作品中一樣明顯嗎？怎麼！實際世界難道不如理論世界更證明有一個心智存在嗎？……這是什麼樣的主張！……你答辯說：“可是，我像承認我自己在思想一樣，甘願承認旁人也有思想能力啊……”好，我同意這一點，自負我是沒有的；可是我不是以我的證明比你的高明而得到了補償嗎？由自然的作品證明自然中有一個最高實體的心智，不是比由哲學家的著作證明一個哲學家有思想能力更清楚嗎？那麼你再想一想，我還只是以一個蝴蝶的翅膀，以一個蟲子的眼睛來反駁呢！而我本來是可以用整個宇宙的重量把你壓倒的。要么就是我自己大錯特

錯，要么就是這證明比人家在學校里教導的證明好得多。就是根據這一推論，及若干其他同樣簡明的推論，我才承認有一位上帝存在，而並不是根據那些枯燥的形而上學的觀念組織，這套組織是不適于揭露真理的，而只能給真理一種謬妄的氣氛。

二十一

我打開一位有名的教授^①的筆記本，讀到这样的话：“無神論者們，我同意你們所說的運動是物質所固有的；從這裡你們得出什麼結論呢？……是說世界是原子的偶然投擲所造成的結果嗎？我也同樣寧願你們告訴我說，荷馬的‘依利亞德’或伏爾泰的‘亨利亞德’是許多字的偶然投擲所造成的結果。”我要留心把這個推論說給一個無神論者聽去：這個比喻會給他一個很重的打擊。他會告訴我說，根據分析擲骰子的規律，如果一件事是可能的，對它的發生我就不應該感到驚奇，至於這件事的難于發生，將從投擲的次數得到補償。同時以十萬顆骰子，要擲出十萬個六來，我是有很多次數可以贏的。人家提議讓我用來偶然產生“依利亞德”的字母，不論是怎樣一個有限的數目，也總有這樣一個數目的投擲次數，可以使這一提議對我有利的；要是約定的投擲次數是無限的話，我的好處甚至也是無限的。他又將繼續說：你願跟我同意，物質是永恒存在的，而運動是為它本性固有的。為了報答你这好意，我將跟你假定世界是沒有界限的；原子之多是無限的，而這使你驚訝的秩序是毫無悖謬之處的；而從這彼此的同意中，不能得出別的結論，只能是偶然產生這宇宙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投擲次數的量是無限的，

① 據布利叶版所說，這大概是指李伐爾，他當時正在講授哲學；但以下的推論是在一切教授的筆記本中都基本上可找得到的。——全集編者原注

這就是說，事情的困難，是綽有餘裕地為投擲次數之多所補償了。那麼，如果說有什麼當為理性所不能接受的話，就是這樣的假定，就是說物質既然是永恒運動的，並且在無數次的可能的組合中，既然也許有無數令人讚嘆的安排，而在它連續地出現的無限多次的安排中，竟不會碰到一次這種令人讚嘆的安排。因此，心靈與其對於這宇宙的實在產生感到驚奇，倒不如更應該對這種假設的混沌之持久感到驚奇。

二十二

我把無神論者分為三類。有一些是干脆地告訴你說上帝是沒有的，並且也是這樣想的：這是真正的無神論者；有相當多的人是只知道想這問題，並且很情願決定這個或正或反的問題的：這是懷疑論的無神論者；更多的人是願意沒有上帝的，他們做得好像深信這一點的樣子，並且好像他們是無神論者那樣生活：這些是吹牛皮的家伙。我討厭這些吹牛皮的家伙；他們是虛偽的；我可憐那些真正的無神論者；我似乎覺得對於他們一切安慰都死絕了；而我為那些懷疑派祈求上帝；他們缺乏光明。

二十三

自然神論者肯定有一位上帝存在，肯定靈魂不死和它的後果；懷疑論者對這些問題都不加確定；無神論者則否定它們。因此，要成為有道德的人，懷疑論者就比無神論者多一種理由，而比自然神論者少某種理由。若沒有對立法者的恐懼，沒有性情上的傾向及對於道德的實際好處的認識，則無神論者的正直將缺乏基礎，而懷疑論者的正直則將是基於一個“或許”之上的。

二十四

懷疑論是不適合于一切人的。它得有一个前提，就是一种深刻的并且不計利害的考查：那种因为不知道可信的理由所以怀疑的人，只是一个無知的人。真正的怀疑論者是思考并且权衡过这些理由的。但权衡推理并不是一件小事。我們有誰确切地知道这种推理的价值呢？对于同一真理，拿出一百条証明來，任何一条都不会沒有贊同的人的。每一个心灵都有它的望远鏡。在你眼里根本不存在的一个反駁，在我眼里却如一个巨像屹立着：一个理由在你覺得輕如鴻毛，在我却重如泰山。如果我們对本身固有的价值看法是如此分歧，我們又將如何对相对的份量取得一致呢？請告訴我，究竟需要多少道德上的証明才能与一个形而上学的結論相平衡呢？究竟是我的这副眼鏡不准还是你的不准呢？那么，既然权衡理由是这样困难，既然沒有一个問題不是有人贊成有人反对，并且几乎总是同等的份量，为什么我們要决断得这样快呢？我們这种如此断然的口气是从哪里來的呢？那种独断的自滿，总是事与願違，这种情形我們不是碰到过千百次嗎？“試筆”的作者曾說（第三卷，第十一章）：“当人家对我把那些似乎是真的东西确定为必然無誤时，就使我对那些东西覺得討厭：我喜欢这些使我們的命題的冒險性減弱或緩和的字眼，如偶然、任何、某种、据說、我想以及諸如此类的字；而且如果要我去教育兒童的話，我將讓他們口中常帶着这种探詢的而不是决断的答話的口气，如：这怎么說？我不懂，可能是，真的嗎？之类，使他們毋寧到六十歲也保持着学徒的样子，而不是像他們現在那樣，才十歲就儼然像老博士了。”